



文艺现场

# 山茶花开灿若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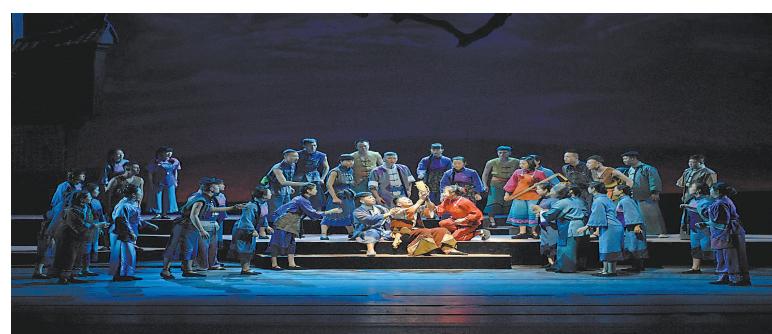
□ 刘飞

“江西省赣南采茶戏剧团”即将挂牌了！这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的戏曲院团，从1956年建团，1998年赣南采茶剧团与赣南歌舞剧团合并重组，到2013年转型为赣南艺术创作研究所，直至今日恢复“剧团”并升格为省级院团，七十年春华秋实，“矮子步”走出了英雄路，山茶花开出了时代风采。

采茶戏广泛流播于赣、鄂、湘、皖、闽、粤、桂，大多与赣南采茶戏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在人们的惯有认知中，赣南采茶戏属于“小丑当家，三脚成戏”的小剧种。20世纪50年代初赣南采茶戏进入赣州市，剧团草创之初，新文艺工作者与老艺人精诚团结，一改传统戏班的随顺民情、自由创作的编演习惯，推动编、导、演、音、舞、美、服、道、化的综合改造和整体提升。赣南采茶戏“四大金刚”“四小金刚”经过几代艺术家精心打磨，既保留了演绎家常俚俗的“三小戏”基本特色，又与时代审美相融，臻于经典。为胜任内涵深、体量大的现代戏创作任务，剧团在体系完备的灯腔、茶腔、路腔和杂调等音乐基础上探索唱腔音乐革新，在变幻莫测的扇子花、单袖筒、矮子步等程式基础上融入古经典戏曲的台毯、把子、身段以实现功法技艺的扩容，在单纯的男女、美丑为特征的行当基础上，尝试多元行当服务现代戏的人物形象和戏剧情节。一时间，李宝春、赵茵、陈宾茂、华飞、张曼君、黄玉英等群星璀璨。《茶童戏主》被拍摄成电影，赣南采茶戏“三腔一调”“三奇三绝”的艺术特色在剧中得到全面展现，黄玉英饰演的二姐形象传遍大江南北。此外，《夏姑》《莲妹子》《送子当红军》等现代戏久演不衰，甚至还出现了根据巴金名著《家》改编的同名大戏，无不以开放灵动的创作思维，形成了乡土风味与时代人情交相辉映的艺术风格。

新时期以来，从三十年前《山歌情》肇始，张曼君导演引领剧种大步转型，成就了赣南采茶戏的当代品格。《山歌情》采用民谣体风格，以大场面歌舞、对歌的形式，

# 文艺评论



十年间第三次、三十年间第五次荣获这一奖项。主演杨俊荣获第十七届“文华表演奖”。

近十年来，以杨俊为领军人物的赣南采茶戏剧团，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营造良好的剧种生态，倾力振兴赣南采茶戏。他们守正创新，挖掘整理传统剧目52个、传统音乐曲牌400余首，进行录音录像汇编出版。排布传统大戏《茶童哥》，以回归传统的表演风格和新创新编的品相呈现，完成对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接力。

他们致力活态传承，招录培养表演专业定向生，通过数年戏曲和综合学习和量化考核，实施传统小戏和经典大戏的代际传承。杨俊还将政府奖励给他的奖金捐出，设立“赣南采茶戏演员培养基金”，每年奖励一批优秀青年演员。陈宾茂、黄玉英、潘桃花等前辈艺术家言传身教，以“一练、二带、三推、四换班”的方式助力尖子人才脱颖而出。

他们团结统筹，整体发力，带动赣州19家专业院团，与高校联合培训现有队

伍，在深圳龙岗、宁都、瑞金、龙南、定南、大余设立传帮带的演员学习所，打通教学、排练、创作、演出全流程，合力推动赣南地区戏曲人才整体成势。他们牵头联合梅州、五华、韶关、南雄、龙岩等地举办采茶戏展演，无偿为这些地方培训演员，建设辐射赣、粤、闽的采茶戏文化圈。

历尽天华成此景，他们以剧种现代意识的觉醒与践行、艺术生产与院团建设的双向奔赴，完成了采茶戏艺术的升级换代，以这个剧团艺术风格为风向标的全新的采茶戏时代就此到来。

未来已来。赣南采茶戏，还可以唱出更多现象级的好故事吗？还可以更“好看”一些吗？剧种的“朋友圈”还可以更热闹一些吗？作为江西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学IP，七十年来正是一次次紧贴人民需求、呼应时代变革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赣南采茶戏得以跨山越水，攀登艺术和影响力的高峰。

有这样的“赣”劲儿在，我们期待“江西省赣南采茶戏剧团”的明天——

好戏再连台！

## 新艺潮



脱口秀表演海报。

## 人人皆可创作 万物皆可表达

□ 黄仕琼

时下，素人写作兴起，脱口秀节目“第一排不养闲人”深入人心，“四季村晚”更是热闹非凡，这些“人人皆可创作、万物皆可表达”的新大众文艺展现出的蓬勃生命力，让我们看到了人民无尽的文艺创造力。

新大众文艺有哪些特征？首先便是将人民意识和创作技巧结合在一起，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交互性。以剧场为例，在传统剧场中，观众是沉默的旁观者，但在当代沉浸式演出、Livehouse（音乐展演空间）、脱口秀现场，“第一排不养闲人”成为新规则——观众被拉入表演场域，成为创作的共谋者甚至破坏者。这种交互性不仅是文艺形式的革新，更折射出数字时代下艺术权力关系的重构。南昌本土脱口秀“一支麦”演员“二狗”将“第一排不养闲人”的规则与为单身男女匹配对象结合起来，在一问一答的轻松氛围下，年轻男女更愿意表达自我，往往能在现场轻松掌握话题主动权，激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董宇辉的“知识带货”型直播则模糊了文艺与商业边界，在卖货的同时与观众一起深入名胜古迹、探讨经典篇章，既介绍产品更交流文化，在回应直播间网友提问时更是妙语连珠、机智绝伦。比如，谈及四川，他说“这里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快’和‘慢’之分，确切形容的话，恰恰是四川人民对于生活的懂和爱”；在推介《苏东坡传》这本书时，他大谈“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现代启示，将大城往事、传统文学从“庙堂”“书斋”推向大众视野，从历史渊源、学术符号变为情感共鸣，用“知识带货”的模式重构了文学与读者的联结。

其次，新大众文艺的流行还体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当下的人们逐渐把目光聚焦于现实的大众化表达，热衷于关注个人的“微观史诗”。李子柒、张同学等博主在田间沉浸式种菜、摘菜、做饭的短视频浏览量之所以频频破纪录，就在于将普通人的琐碎日常转化为审美对象，用生活流叙事解构着宏大叙事，构建了一个“生活即艺术”的新秩序，使其成为观众治愈时间焦虑的良药。此外，“外卖诗人”王计兵在奔波中捕捉诗意图瞬间，使得自创的诗集《赶时间的人》销量近10万册；草根作家单小花的散文集《苔花如米》荣获孙犁文学奖；沂蒙二姐”吕玉霞创作的“土味诗歌”在抖音获千万点赞，还有赶海、手工、职场等内容的vlog（微录）备受追捧，均有力证明了平凡生活中真情实感所蕴含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逢岁末年初，一场场承载着乡音、乡愁、乡情的“春晚”便会在江西各地农村上演，台上台下都是主角的村民们，用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唱身边事、演身边人，道家乡美、赞新中国。这扎根于生活土壤、充满市井温度的新大众文艺形式，带着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与美好期待，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从它的涟漪里寻找自己的生活倒影，也望见生命的无限可能。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新大众文艺的“热闹”本质是民间情绪的集体共振以及与数字技术碰撞出的绚烂烟花，它能在短时间内点燃大众的热情，可也因大众化的特性，导致内容流于表面或者陷入同质化，使热度有时来得快去得也快，甚至昙花一现。要使其沉淀为有持久生命力的内容，既要能听见市井街巷的热闹，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态，也要凝聚起时代进步的和声，从喧嚣中提炼真实的生活质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当代审美与文化基因同频共振。

其实，很多创作者已经作出了很好的示范。比如，李子柒在制作完成一道普通家常菜时，通常会分享一家人围坐吃这道菜的温暖场景，让观众从美食中感受到生活的烟火气与亲情的珍贵。再比如，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以“文物回家”为主题，通过拟人化文物的寻根之旅，将主流价值溶解于故事肌理、情感逻辑中，实现了用轻量表达传递硬核价值观的效果。这或许彰显了新大众文艺的真正内涵，那就是成为一条流动的文化长河，既承载当下的生活重量，更奔涌着永恒的价值星光。

“社会主义文艺，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无论是传统文艺还是新大众文艺，其核心价值永远是对人民心声的回应、对世间真善美的追求。有价值的内容更持久，有底线的创作更自由。在技术浪潮中扎根于人民的生活土壤，在大众狂欢中提炼泽润人心的精神价值，才能让新大众文艺真正成为时代的镜子、人民的心声。



南昌“一支麦”剧场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 一首歌，一场永不散场的青春

□ 钟秋兰

代青年的群像，这种地域性与普适性的平衡，让歌曲既承载着地方文化特色，又传递着“青春无边界”的价值观。

从“小确幸”到“大担当”，《青春有你》的歌词，巧妙避开宏大叙事的空洞感，转而以具象化的场景引发共鸣，通过诗意图的明亮感传递积极情绪。这种创作思路与其代表作《杜鹃花开》中“用民歌元素讲述红色故事”的尝试一脉相承，展现出主流音乐人拥抱年轻化审美的自觉。

值得注意的是，歌词中以“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为脉络，精准捕捉了Z世代青年的矛盾心态：他们既渴望在“躺平”与“内卷”间寻找平衡，又对实现自我价值怀有炽热期待。陈珂总是能在时代命题与个体情感间架起桥梁，让“奋斗”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到每个加班的深夜、每场创业的冒险、每次志愿服务的作品中不仅与地域文化形成呼应，更为歌曲

曲作者潘庆蓓为这首歌注入的灵魂

同样值得品味。作为作品多次登陆央视的青年作曲家，潘庆蓓擅长在流行旋律中嵌入民族元素。在《青春有你》中，副歌部分采用跳跃式节奏与重复性旋律，既符合短视频时代的传播规律，又通过大调式的明亮感传递积极情绪。这种创作思路与其代表作《杜鹃花开》中“用民歌元素讲述红色故事”的尝试一脉相承，展现出主流音乐人拥抱年轻化审美的自觉。

这首歌的演唱者税子洋、杨长青、周纤，都是年轻的歌手，他们用青春的方式演绎歌曲——既保留了学院派的技术厚度，又带有街头文化的随性张扬。特别是在“青春最美好的模样”段落中，税子洋通过真假声转换营造出层层递进的情感浪潮，仿佛让听众看见无数青年在时代浪潮中破浪前行的身影。这种表演风格在作品中不仅与地域文化形成呼应，更为歌曲

增添了人文温度。

如果说百年前的青年用呐喊唤醒民族意识，今天的青年则用多元方式诠释责任担当。陈珂捕捉到这种转变：在抗疫歌曲中，他是记录者；在综艺评论中，他是解读者；而在这些歌里，他成为青春能量的放大器。当然，歌曲MV中若能加入大学生的田野身影、科创青年的实验室日常、非遗传承人的匠心坚守，或许能更立体地展现“青春有你”的丰富内涵——毕竟，这个时代的青春叙事，早已从单一的“热血沸腾”进化为“百花齐放”。

一首歌，也是一场永不散场的青春。

《青春有你》的价值，显然不止于旋律的动听或歌词的工整。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时代青年最真实的模样：他们会深夜为论文焦虑，也会在音乐节随着鼓点跳跃；他们热衷用表情包解构严肃，也愿意为乡村振兴扎根乡土。

# AI革新，请守住影视表演的“魂”

□ 王志高

近日，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专题论坛上，导演黄建新、薛晓路等业内人士热议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其中AI技术对电影创作的影响成为焦点。黄建新呼吁电影人“拥抱新技术”，认为AI降低了制作成本，为年轻人提供了机会；而演员颜丙燕则直言，若表演沦为“完成型”，AI也能胜任，但归根结底，真正的表演仍在于创作者“心里的东西”。

这场讨论看似是技术乐观派与艺术表演者的观点交锋，实则揭示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在AI狂飙突进的时代，电影人究竟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技术？答案或许很简单——工具可以革新，但艺术的灵魂必须由人坚守。

AI的确为电影创作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它能让特效成本骤降，使小众题材不再因预算受限；它能快速生成剧本框架，帮新人导演跳过冗长筹备；它甚至能模拟演员表演，填补群演空缺。黄建新所期待的“年轻人机会”，正源于这种技术普惠性。然而，技术的便利性往往伴随陷阱。当AI能一键生成分镜、配乐甚至表演时，电影人是否会被温水煮、青蛙般驯化成“技术依赖症患者”？颜丙燕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若表演沦为程式化的表情管理，编剧

退化为数据喂养的套路输出，电影与算法推荐的短视频何异？历史上，技术的每一次跃进都曾引发艺术恐慌。有声片时代，卓别林哀叹默片艺术消亡；CG技术普及时，斯皮尔伯格警告“别让特效淹没故事”。但电影始终未死，因为它总能在技术浪潮中锚定人性坐标。AI再强大，也无法取代演员的表演——归根结底，真正的表演仍在于创作者“心里的东西”。

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技术赋能，更需艺术定力。薛晓路提到的女性导演群体正是例证：她们用《我经过风暴》直面家暴，用《下一个台风》叩问性侵，这种对社会痛点的敏锐捕捉，绝非AI通过舆情分析所能企及。同样，王晓晖强调的“代际传承”，也非技术所能解决——年轻导演需要的不只是拍摄设备，还有对行业敬畏的薪火相传。AI可以缩短技术鸿沟，却无法弥补经验鸿沟。反观当下行业乱象：某些“AI速成电影”滥用算法拼贴热点，结果观众连倍速播放都嫌冗长；部分流量明星依赖AI

换脸修音，演哭戏竟要眼药水。这种功利主义创作，恰是高质量发展的反面教材。

电影的本质是“人学”，而AI永远无法理解人类艺术创作中的悖论。它可以模仿王家卫的抽帧美学，但算不出“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六号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何以成为爱情刻度；它能复刻《霸王别姬》的京剧唱段，却参不透“不疯魔不成活”的生命执念。黄建新所言“性灵的哲学境界”，正是人类创作者最后的堡垒。与其说AI是挑战，不如说它是试金石——逼迫电影人重新回答：我们为何而拍？若答案只为效率与流量，被淘汰理所应当；若为记录时代褶皱、雕刻人性光谱，技术永远是仆而非主。

在AI席卷一切的今天，中国电影需要的不是对技术的顶礼膜拜或草木皆兵，而是清醒的拿来主义。用好AI的“术”，守住创作的“道”，让算法为故事服务而非绑架故事。当技术泡沫退去，能留下的必是那些用镜头凝视过真实、用叙事温暖过人心的作品。

第234期

本版邮箱:32028011@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235

